

醒世要言

世守子
署簽

卷二、三

晉色園七十週年紀念普宜壇重印

醒世要言初集卷二

十九夕

周將軍倉

策馬提戈一武夫。當年效命佐荆湖。天心無意存
劉祚。到死空慚七尺軀。

關少帝平

勦賊除奸懷大綱。幾番隨父戰襄陽。恨無保障奇
謀畫。長此忠魂謝上蒼。

漢關聖帝

精忠耿耿懷平生。愛國憂民一念誠。惡欲漫天團

劫氣陰霾翳地起愁聲。維持正道心常熱。蕩掃邪氛志未成。今日臨壇伸訓語。是誰羽翼任干城。

話 世道澆漓。人心煽惑。莫於今日爲甚。昨讀

李鐵仙憫世文。言之沉痛。可爲今日時勢深抉其弊。黃赤松仙及呂純陽仙。均謂其傷世太過。不可刊之書中。吾則謂正宜刊之。雖三二無知之子。不無有所私議。然吾等代天行化。一秉至公。凡有關係世道人心者。直言之無隱。初無有所忌諱於其間。凡欲世人覩是文。以發其修省之心。起其悔悟之念。使世道無澆漓。人心無煽惑。一返於正。

直蕩平之治。是吾等立書之本意也。夫天有日星之變。陰陽之愆。水旱饑饉之殃。山川崩陷之患。凡此皆示之警。使上而君相。下而士民。知所恐懼。忱惕維厲。以回天心。以挽天變。故君有罪已之詔。相有請罷之疏。士民有悔過自創之心。而天亦第示之警。不至於成災。否則晏安如故。泄沓如故。怙惡不悛如故。而天災於是流行。禍患紛起。變故迭乘。舉國上下。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。今李鐵仙文。亦猶天之示警。但未以日星陰陽水旱山川諸大變。顯垂其象。予人以共見之危耳。雖然。今天之示

警者已不止日星陰陽水旱山川諸大變。其情狀之危急。世變之酷烈。爲亙古所未有。而世人尙不知警。更或去此就彼。以爲天變不足畏。機巧相傾。暴戾日甚。妖言惑眾。異教浸盛。猶曉曉然曰。此可以扶世運。勵人心。天下不難治矣。嗟夫。以此爲治。是何異以湯沸火。以雪沃水。匪惟不治。亂益甚矣。豈不可痛哉。吾再書憤世文。言者無罪。聞者足戒。吾之文亦此意也。

憤世文

世道之壞。人心不正。實階之厲也。時至今日。其恪

守規矩。自安本分者。百中曾不得一二。大抵不知孝弟。不守忠信。不顧禮義。廉恥者居多。於是詐僞相尋。機械紛尙。忤逆欺罔之行。狡焉思逞。奸拐命盜之事。筆不勝書。世途皆荆棘也。人心皆陷阱也。吁可危哉。其更甚者。妖言惑世。羣相煽動。其始市井無知之子。誘之以利。陷之以術。或爲其所愚。今則舉國若狂。上而君相公卿。下而士庶婦孺。爭相效尤。以爲此可以圖強也。可以致富也。可以維國脈之危。起人心之弱也。此在有心爲治者。未能免此。尙可恕也。至於作奇技淫巧。以爲娛悅耳目之

具觀聽日新。侈靡日甚。而國之空虛。家之傾敗。愈不可問。若夫借之以衛國。資之以保身。上猶如此。下滋甚焉。遂有恃其護符。以欺壓朝廷。動肆要素。其狡黠者。又復挈身異域。倡其簧鼓之說。以行其桀驁不馴之氣。而叛逆之事起矣。彼猶曰。此公論所在。非一人之私也。夫何罪。嗚呼。人心不正。孰有甚於今日哉。世道之壞。其故端在是耳。然則扶世運。決非正人心不可。

韓仙曰。聖帝文罵盡一切。然其詞過激。似非勸世之文。

關聖帝曰。特以警世。吾代天行道。與有責焉。非激也。赤松曰。人情浮動。恐有議及吾壇。為惑世者。

關聖帝曰。亂臣賊子。煽禍邦家。流毒士庶。雨疾風駛。不過須臾。轉瞬之間。懸首於街。暴屍於市。截舌燃臍。擢筋磔肉。無一倖免者。如此等輩。正如魚遊釜中。為活幾何。大仙無過慮也。

韓仙湘子

痛官長文

世變之起。不在外敵。而在內患。不在庶民。而在官長。今之為官長者。其平日素無抱負。又不勵植節。

行。以軟滑媚勢要。以掩飾冒虛聲。一旦出膺民社。置生靈休戚不問。而汲汲侈輦載。潤宦橐。侵民膏血。以償已欲。財帛充棟。積爲陳朽。猶以爲未足。如猛虎在山。遇有人焉。搏執吞噬。盡飽其肉而止。斯時爲民者。坐受其殘虐。舉首蹙額。羣相怨告。而又畏其威。懼其刑。避不及避。逃不及逃。欲抗拒有所不敢。欲忍受有所不甘。幸而四海晏然。天下無事。農耕於野。終歲勤動。時值豐稔。去其所出。計其所入。尙有數石之糧。十斛之豆。商營於市。利權子母。幸有所獲。總核盈餘。尙有一日之飽。隔宿之儲。方

且任官長魚肉。吞聲隱氣。以其所有。滿彼私囊。飽彼慾壑。尙可免敲膚擊髓之苦。至饑饉洊臻。變故迭起。民生謀食。朝不給夕。又從而攘剝之。其黠者流爲盜賊。斬木揭竿之事。間作。其愚者遠適異國。以避其很毒。冀保身家性命於萬一。噫。爲官長者。是何異獺毆魚。鷓毆雀。世道之壞。人心啟之。人心之壞。官長召之。殊可痛也。

赤松大仙

矜寡文

婦人有從夫之義。夫也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。夫

至於寡。則無所倚賴矣。幸而家有薄產。尚可以圖活。若夫貧無立錫。以全苦節。上有翁姑。資其奉事。下有子女。需其撫養。其情最可矜。而其節更可敬也。是故朝廷有旌表之恩。鄉黨有節孝之譽。皇天眷愛。疫癘不敢入其門。年享耄耄。子孫顯達。其報若斯之厚。爲其寡而守節也。爲其寡而能孝翁姑。育子女也。天之所報。尚如此。人其奈何不矜。

二十夕

包龍圖文拯

一生鐵面本無私。挺立乾坤志不移。獨有老松寒

歲植。尚留勁草疾風知。蕭蕭兩鬢星霜盡。耿耿孤忠日月垂。到底奸雄今在否。千秋遺臭悔都遲。

警奸文

自來國家之亡。亡於其君者少。亡於其臣者多。君之亡也。實臣亡之。人君高拱深宮。凡朝政之得失。大小臣工之賢奸臧否。未易周知其隱。所賴以匡正其失。選拔其賢。放黜其奸。此相臣之事也。至於民間疾苦。天時水旱。必以上聞。州縣爲親民之官。釐員局差。其與民關繫尤重。必慎其任。有不稱職者。劾之無庇。此節度使之事也。捍禦內賊。攘伐外

敵固守邊境。勤練士卒。廣儲糗糧。嚴備軍械。以戰必勝。以守必固。此將臣之事也。獨奈何爲相臣者。只知植黨營私。固位戀祿。問以朝政得失。彼不知也。大小臣工之賢。奸臧否。彼不顧也。甚或長惡逢惡。陷其君於不義。以速其亡。爲節度使者。其地去朝廷獨遠。作威作福。爲所欲爲。州縣一美缺也。重之以賄賂。釐局一優差也。託之以情面。甚至一壽辰而饋獻不絕。一訟案而逼索多端。生民之疾苦。天時之水旱。匪惟不理。益之甚焉。上旣如是。其貪婪又何怪。州縣之官。與夫釐員局差之羣。以剝民

爲事。置疾苦而不問。患水旱而不止也。雖稍有一二廉潔自愛者。而又患於不明。日受其小人之矇蔽。其害惟均。爲將臣者。平日剛愎成性。及當有事。則又畏縮不敢進。一日縱敵。數世之患。可爲深痛。更甚者。私減兵額。尅扣軍餉。事至倉皇。始招募以補其缺。素不經訓練之師。漫無紀律。捍禦內賊。尙且不得。而況於攘伐外敵乎。將必以得士卒死心。而後百戰百勝。可以無敗。軍餉扣於士卒。其有異志。決無死心。已可概見。不至於譁譟。倒戈相向。亦云幸矣。尙可以言戰哉。至若職任武臣。又以文事

相尙雅歌投壺。處盛世則然。非所以處亂世。上馬殺賊。下馬作露布。吾爲武臣望之。今也不然。戰何以能勝。守何以能固。內賊蜂起。外敵紛至。固其宜也。若此者。有一於是。其國必亡。況舉朝內外文武各臣。皆如是之昏憤不職。而欲其國之不亡也難矣。故吾於國之亡也。不責其君。而獨責其臣。夫君未有欲亡其國者。特臣亡之耳。明史有言曰。朕非亡國之君。諸臣皆亡國之臣。不禁爲之太息久之。獨是諸臣之罪。固無可逃於天地。君亦不得辭其咎焉。

赤松曰。滿朝諸臣。痛罵殆盡。

呂仙曰。包公鐵面無私。直言無隱。諸臣能無愧死。

包文拯曰。吾文言之。特指其一端耳。其弊猶不止此。嗚呼痛哉。

梁公佛

枯坐禪關日正長。一甌一鉢萬緣忘。閒繙貝葉心常寂。幻現曇花體自香。風月有情隨水逝。江山無語笑人忙。老僧也管凡間事。飛錫還來說法場。梁公佛曰。一性湛湛。萬緣空空。是非無礙。生死相通。老僧着念。已落障中。

赤松曰。我佛慈悲。毫光大放。是變化身。是莊嚴相。呂仙曰。是佛是心。是心是相。皆大神通。皆大智覺。

戒以偽雜真欺騙害人文

盈兩間之萬物。有真必有偽。真者偽之對。偽者真之反。碇砢亂玉。魚目混珠。種種皆然。不一而足。於是市井之徒。往往以偽雜真。陰售其欺騙之術。其害人也。良非淺鮮。更有用偽藥。使偽銀。害人之烈。倍甚於水火盜賊。蓋疾病者。藉是藥而活性命。貧乏者。藉是銀而圖朝夕。均刻不能少緩。有之則生。無之則死。奈何用偽藥。使偽銀者。良心盡喪。聽其

死不知救。則亦已耳。又從以偽而加害之。是何異赤子入井。既不思拯。再下以石。此其心直豺狼之心。其行直鬼蜮之行。天罰必不可逃。國法亦不可宥。幾曾見用偽藥者。其身家之能久享。使偽銀者。其首領之能常保。是害人者。終至於害己耳。可不戒哉。

赤松曰。二者之弊。吾深恨之。聖佛言之最透切。

呂仙曰。聖賢仙佛。不外一真字。反乎真者。非聖賢仙佛。

更以偽亂真。如用偽藥。使偽銀等弊。實非人類。

梁公佛曰。惡紫奪朱。惡莠亂苗。真偽混淆。大率類是。吾

於二者最恨之。與大仙有同心焉。故言之頗見透切。

赤松大仙

尊祖文

物必有其本。無本則不立。如樹木然。根本厚者枝葉自繁。理固然也。夫人之有身。生之者父母。而其本實始於祖。無父母何以有身。無祖何以有父母。此木本水源之義。祖之宜尊。爲不可緩也。孔聖菜羹瓜祭。尙不忘始。制飲食者。而況身所本始。厥惟祖乎。此而不尊。是忘本也。烏乎尊。歲時祭祀。必竭

其誠。春秋拜掃。必盡其敬。其有力者。當爲建祠。以妥先靈。儲資以置嘗產。其無力者。雖蘋蘩行潦。以時致薦。邱隴在望。松楸永植。無使傾圯。此尊祖之大畧也。必能乎此。而後可以言尊。卽稍能此。猶未足以盡其責。而況並此不能也。此之不能。其本已絕。天下未有本絕而枝猶生者。不尊祖之人。吾決其子孫必無昌盛也。可不懼哉。

念一夕

赤松大仙

事師文

師也者。其義與君並重。其情與父並尊。事之胡可不敬也。是故德業惟師益之。才學惟師勵之。聖賢階級。輔相經綸。惟師成之。師之宜事在此。自世道澆而風俗薄。人情偽而師道衰。爲之師者。不過謀一席以爲餬口之計。凡所以闡聖學。闢異端。正人心。勵風俗。均不之講。於是延師授教。亦謂吾爲訓蒙耳。此固由師不自立。無怪世指爲庸師。鄙爲賤師。雖然。豈無自立之師。能以德業才學。聖賢輔相諸實行。以教訓生徒者。其闡聖學。闢異端。平素之蘊蓄然也。奈何遇此師而猶不知所事哉。其父兄

貪污刻薄。故靳其束脩。復薄待其飲食。甚或言語輕褻。舉止凌轢。殊非所以事師之道。其子弟奢淫積習。澆薄成風。蕩檢踰閑。罔遵師訓。稍施警責。不惟不從。更反唇以相稽。何其悖妄若是。語曰。師道立則善人多。師道不立。今之善人所以寥寥也。必也無背師箴。無忘師教。師恩則知所感。師法則知所懼。事於內。舉念無敢忽。事於外。跬步無敢離。事於常。侍立有必謹。事於變。患難有必隨。如是事師之道。庶乎近矣。

宋岳武穆

金牌速召到軍門。三字甘心下獄冤。到死不忘慈母教。有生終負聖君恩。長驅朱虎威方震。未抵黃龍氣已吞。二帝莫還空抱恨。更誰一柱定乾坤。

赤松曰。岳王素著忠義。百勝軍外敵素懾。請舉平生最操百勝之經濟著爲文。以訓世之有兵權者。呂仙曰。今之言兵者。疲弊已極。請岳王有以振之。

攘敵文

兵法曰。知彼知己。百戰百勝。又曰。匿其所短。用其所長。此千古不易之法也。今之言兵者。輒曰器械利鈍之不相敵。夫器械誠不敵矣。吾則謂將帥未

得人。如其得人。匿其所短。用其所長。制挺以撻。堅甲利兵。曾何足云。夫將帥莫重於恤下。莫要於諳戰。吾卽二者而詳言之。將帥之於士卒。必貴激以忠義。結以恩信。然後乃得士卒死力。今之爲將帥。徒以侵扣軍餉爲事。承平之日。固已有玷責守。及國有大事。正當恩義聯絡。鼓勵士卒。乃仍蹈故轍。並不恤之以恩。臨敵之際。又不示之以賞。人無鬪志。士有離心。聞聲奔潰。望風降附。無足怪也。昔人有言。賞不逾時。誠以軍賞一事。莫貴速。速則賞必早。各無觀望。莫貴重。重則賞必厚。咸相鼓勵。莫貴

公且信。公則賞不濫。折服者眾。信則賞不負。効死者多。昔李牧出師。日以牛羊享士。士皆踴躍求戰。況重以賞乎。獨是重賞。固得士卒心。將帥於戰陣之法。又不可以不講。用兵之道。變化莫測。能起而伏。能行而止。能進而退。能左而右。能分而合。能整而散。或疑兵而搖惑之。或羸兵而挑引之。或前兵而攻擊之。或橫兵而沖突之。或伏兵而掩襲之。或後兵而包抄之。皆古兵法也。今之將帥。平日既不諳識。夤緣鑽刺。驟擁兵權。又不專心習練。大敵當前。遂至失其所措。辱國喪師。職是之由。古人言兵

之書。不下千百。要皆行軍者所必讀。其營求得職。貪污卑鄙。不知自愛者。無論矣。一二有志之士。又不師用古法。以爲霍去病。李光弼。與吾均不做古。戰功彪炳。卓著古今。不知運用之妙。在於一心中。合乎兵機。要未曾稍背乎古法。誠能若此。恤之以恩賞。諳之以戰畧。加之以訓練。曉之以信義。出之以鎮定。持之以堅忍。以是攘敵。決勝必矣。豈器械利鈍。不相敵爲足慮乎。

赤松曰。用兵大旨。此文括盡。

呂仙曰。奈將帥不知取法。空負

岳王訓世心何。

岳武穆曰。古人言兵之書甚詳。三才萬變。備載元女之兵符。十圍五攻。詳誌孫子之兵法。六韜著於尙父。三畧闡自石公。他如諸葛心書。論百夫千夫之將。宋史兵志。言直射背射之規。此外兵家之紀載。良將之模猷。何可勝道。知所取法。盪掃犁庭。殲俘醜虜。正如拉朽摧枯。指顧間事耳。何必區區於吾文也。奈爲將帥者不讀耳。

念二夕

廣成仙

丹成九轉老仙翁。世事全拋總看空。蓬海漫遊今

古外。壺天幻駐有無中。一枰棋子敲松月。數曲琴音響竹風。我自閒時人自碌。元機參透靜心通。存理文

吾自崆峒悟道之後。黃帝曾訪吾道。歷今幾千年矣。滄海桑田。幾更變矣。其間若帝王若君相。歷數十傳。歷數傳。及身而盡。不知凡幾。若聖賢若仙佛。修之終身。行之半世。積之累代。證之後生。又不知凡幾。至於富貴壽考。當時則榮。沒後則已。更不知凡幾。塵世視之。不勝驚恠。豔慕之。至甚有百計營求。矯揉強造。以冀有得。其未得之。憂焦萬狀。幾至

飲食夢寐。總總不安。及有得之。又喜樂過度。至漸失其本來。噫。何癡迷若是。以吾觀之。帝王君相。非易得也。得之亦必無歷久而不轉。聖賢仙佛。更不多得。得之亦不外存其本真。無失赤子之心。始終猶是人耳。富貴壽考。是此身儻來之物。曾不俄頃。此身終有盡之一日。黃土一坏。紅塵千古。幾見富者貴者。壽考者。不同歸於盡也。儒家一誠。佛家一空。吾道一真。惟誠不蔽。惟空不迷。惟真不昧。三教之旨。總不離一理。理也者。充塞乎兩間。磅礴乎萬古。帝王君相。同此理。聖賢仙佛。同此理。富貴壽考。

數也。而理寓其中。存乎理。雖不必帝王君相。聖賢仙佛。富貴壽考。此理在。卽此身在。吾所以由黃帝至今數千年。此身猶在。不與塵世之子。草木同腐。螻蛄並生。忽焉而沒。長此終逝者。理在故也。理本人人所固有。奈何此固有之理。不知所以存之。而反逐逐於身外乎。惑之甚者也。吾爲之現身以說。一破塵世之惑。反而存理。是吾所切望乎。

赤松曰。道祖訓世。現身點化。喚醒世間癡迷子不少。呂仙曰。喚醒其癡迷。實點化其修行也。道祖訓世。獨具婆心。

廣成子曰。此吾悟道後見到語。盡說之以訓世。
赤松大仙

敬神文

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。人當體聰明正直之心。以事斯之謂敬。監觀有赫。降臨有象。洋洋乎。如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體物而不可遺。神之聰明也。不歆非祀。不庇非福。神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祈禱。神之正直也。人惟體其聰明。相在爾室。尙不愧於屋漏。時時如臨帝天。如質神明。則動一念。行一事。不敢稍弛。戰戰兢兢。常懷深

淵薄冰之懼。是敬神卽敬己。能體神之聰明也。人惟體神之正直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今之人。諂瀆神者。欲以邀福。欲以免禍。甚有非其鬼而祭之者。不知黍稷非馨。明德惟馨。如其德也。雖澗溪沼沚之毛。蘋蘩蕓藻之菜。神其鑒之。如其不德。雖日修升降拜跪之儀。俎豆簠簋之物。神必吐之。至於已德不修。又復侮神慢神。以爲曰。吾遠神正理也。所謂遠之云者。無諂瀆之謂。非謂可以侮慢而毀謗之也。侮慢之。毀謗之。直不敬耳。雖然。彼實不德於神。何損神。惟據正直之理。正直者神匪惟陰

庇之。欽重之不置。不正直者。神不享之。且示之罰焉。此亦福善禍淫。其理決無爽者。能體神之正直。以修德存理。便是敬神。雖遠之神。不責也。反乎是。又以遠神自謂正直。會謂正直者。敬神而遠。則有之。然侮神慢神。毀謗神。斷未有也。吾故曰神聰明。正直而一。人能體神之聰明。正直。斯之謂敬。

念三夕

老道祖

偶駕青牛過渭川。又乘紫氣上昇天。五千言闡嬰兒奧。八百年過壽歷綿。道攝丹砂噓日月。心同羽

化。渾坤乾。理惟抱一歸無極。眾妙之門總是玄。

正道文

道也者。道也。人所共由之道。君臣有義。父子有恩。兄弟有敬。夫婦有別。朋友有信。道也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吾經五千言。大旨不離一道。其言曰。知其常。妄作凶。夫常孰有過於共由之道。合抱之木。生於毫末。九層之臺。起於累土。千里之行。始於足下。人能盡其常道。卷之在一心。放之彌六合。由遠必自邇。登高必自卑。道豈在外求哉。帝王此道。聖賢此道。仙佛亦此道。人人親其親。長其長。而天下平。乃不

此之務鄙之爲平庸。薄之爲淺近。矜奇炫異以爲能。窮機工詭以爲變。帝王聖賢之道。幾於澌滅殆盡。而吾道亦愈不可問。吾之道猶是帝王。猶是聖賢。舍此常道。無道外道也。世人不知道。知道又不務其常道。其所道。甘入於邪途者。不足與論。至若有心向道。徒事鍊氣攝神之說。終日向道。去道日遠。舍常道而不由。豈復有道。吾見氣愈鍊而愈脫。神愈攝而愈散。亡無日矣。吾今爲有心向道者與之言道。不必驚夫道之名。當反求其實。不必窮夫道之幻。當獨率其真。其復歸於嬰兒也夫。君臣父

子兄弟夫婦朋友。道之體也。曰義曰恩曰敬曰別曰信。道之用也。由賦畀而俱授。合智愚而惟均。常道也。卽嬰兒之道也。吾之道以此。世之向道以此。赤松曰。老道祖言道。至真至切。各弟子有心向道。當懸之座右。以作箴銘。由此實力奉行。去道不遠。勉旃。

呂仙曰。此訓世文也。大仙以勗弟子。是老道祖千里之行。始於足下之旨也。各弟子無負。大仙與老道祖垂訓之心可。

老道祖曰。道德經五千言。日夕讀之。自得其真旨。吾之

道不外由近至遠。由小悟大。非有玄秘。不可企及。
赤松大仙

和鄉黨文

聖諭第三條。和鄉黨。以息爭訟。大哉。

皇言。誠千古不易之訓也。吾見粵俗。尚爭訟。甲於他省。
往往有因一言一事。結怨不已。轉而尋仇。尋仇不
已。轉而興訟。興訟不已。轉而械鬪。其訟動至數十
年。上供官長之抑勒。下受差吏之需索。以至祖嘗
傾盡。所訟之案。仍未斷結。心復不甘。因之械鬪。糾
合無賴。儼臨大敵。擄劫乘之。死亡相繼。小則如當

亂離。身家莫保。大則有干禁令。國法不宥。是皆不
和所致也。夫鄉黨有守望相助。患難相顧之誼。其
情至親。其誼最重。奈何以薄物細故。而至不和。不
和之極。而至爭訟。情之親者。倍甚於陌路。義之重
者。反視若寇讐。此固不肖子弟所爲。然爲之鄉望
者。不能辭其咎焉。無事之日。彼此慶弔相通。緩急
相濟。信義相洽。勸懲相規。及當有事。又爲之互相
聯絡。內可防盜。外可禦寇。稍有滋生事端。子弟務
必嚴加約束。以遏其萌。無使滋蔓。蔓難圖也。至於
爭訟。尙可圖乎。故居鄉黨。必以和爲貴。而和鄉黨

又自鄉望之士始。

念四夕

侍壇區子曰。仙師金華宴友。未暇臨壇。命吾書文一道。

睦宗族文

木必有本。水必有源。宗族本源。同於一脈。其誼親其義篤。烏可以不睦。夫親戚媯姪。賓客朋友。待之猶不可或慢。交之猶不可稍疏。顧於宗族一脈。不知睦之。聚處多則爭端起。習見久則玩心生。此通弊也。至有因口角微嫌。飲食細故。無端啟隙。視若

仇讐。或富者褊吝。貧者貪求。貴者驕傲。賤者忮妬。宗族不睦。大率類是。誠能聚處雖睦。敬而不狎。習見雖慣。恭而不褻。惟桑與梓。必恭敬止。睦之謂也。若口角之釁。飲食之愆。富貴貧賤之見。此庸夫俗子所爲。稍知自重者。斷不出此。更能濟以緩急。通以有無。孚以誠信。洽以和平。九族可睦。時雍於變之風。庶幾復觀。猗歟盛哉。

念五夕

如來佛祖

百年塵事已成灰。俗慮澄空不着埃。幻到優曇仍

是相本來明鏡亦非臺。一心悟淨禪機淡。萬法乘參智覺開。怪煞癡迷凡夢客。無端頂禮誦如來。

瑤池金母

茫茫世事總除刪。生死由來了不關。瑤島已無凡夢到。白雲那似老仙閒。四時花草常今古。萬里河山任往還。為問蟠桃誰共宴。蓬萊未許在人間。佛祖曰。方今正學不明。邪教紛起。吾書闢邪教文。請聖母書崇正學文。

闢邪教文

三代以上國不殊政。家不殊學。無所謂邪教也。迄

至春秋周道衰微。異說將起。天乃篤生孔聖。正三綱。明五常。論道德。說仁義。昌明正教。以為萬世儒家之祖。自時厥後。復有釋家道家。要皆以明心見性為宗。以絕慾去私為本。文雖不同。實與儒教之理相表裏。外此有所謂為我兼愛之教。逆倫滅紀。傷心害理。其罪為始。流傳日久。變本加厲。如白蓮聞香八卦之屬。為毒滋甚。更有教其所教。厥名為邪。其言則妖。其行則亂。始誘以利之可圖。繼動以害之可避。庸愚無識。輒受其瞽惑。浸假而士夫趨之一唱百和。舉國效尤。邪教遂蔓延於天下。幾幾

乎有不可遏抑之勢。更有鄙儒教而爲頑錮之學。釋教道教更以惑世誣民之說。騰其誹謗。以爲聖賢不死。大害不止。仙佛不滅。大惡不去。噫。儒釋道三教。古今相傳。其道不做。特服儒教者。徒得其糟粕。問以三綱五常之經。道德仁義之理。無有也。更或聖賢其書。禽獸其行。作奸犯科。無所不至。竊夫儒之名。以包藏禍心。陰行不軌。謂之賊也。尙得以儒目之。此固非儒教之失。服儒教者之罪耳。因彼之罪。而咎儒教之失。可乎。至若國運之盛衰。人材之得失。代皆有之。於儒教乎何尤。誠使深明儒教。

國運必盛。人材可得。斷無有衰與失之理。亦視其力行何如耳。不是之察。而反咎儒教。舍所學而從事於邪。以求其盛。冀其得。抑且恐不止衰與失已也。釋道兩教。其宗旨與儒教無異。乃有假託於戒葷茹素。誦經念咒。陰懷詭譎。以煽惑人心。招搖無憚。妄借善緣爲名。以誑騙財物。甚有燒香聚眾。圖謀不法。叛逆之行。罪無可逭。釋道教中。斷不容此。其實惡僧奸道。喪心病狂之所爲。非釋道之教。其弊固如是也。至有謂其空心了性。服氣攝神。此異教也。然不問其理。目之爲異。又烏乎可。釋道之理。

不外乎存真去僞。重孝戒貪。其勸人也。則曰善。其懲人也。則曰惡。此又豈虛無之學。方術之士。所可同日而語。倘使時皆三代人。盡純樸。有善無惡。則釋道兩教。可不設也。如其不然。扶世道。正人心。以維持儒教。釋道與有責焉。聖人以神道設教。亦此意耳。時至今日。世變已極。釋道兩教。不絕如綫。儒教亦幾乎斷滅殆盡。此固人心不古。若而亦邪教之爲禍所至。自今以往。其有不爲邪教所惑。而又大聲疾呼。以闢之者。是儒教之功臣也。亦釋道兩教之功臣也。予深望之。

赤松曰。邪教不熄。正學不著。佛祖此文。大闢風化。呂仙曰。索隱行怪。後世有述。如火已然。勿使燎原。如水已決。勿使滔天。亦救時之不得已也。噫。佛祖曰。邪教寔盛。大之敗壞世道。小之輕蔑吾教。殊堪痛恨。

赤松大仙

別夫婦文

夫婦之道。貴乎和。夫婦之和。在乎別。別者。一其心志。而使歸於正也。其勃谿相聞。有乖和道者。固不屑論。至於因和而溺於愛。愛過溺。則驕妬之心生。

因和而縱於慾。慾過縱則邪狎之行肆。程子謂處家不可以情勝理。朱子謂偏之爲害。夫婦之宜別也。審矣。易曰。家人嗃嗃。悔厲吉。婦子嘻嘻。終吝。夫嗃嗃嚴厲之貌。別之謂也。能別則家道吉。不別則吝。別之爲義大矣哉。吾見夫婦有以和而不別者矣。不和殆甚鮮。故不言不和之害。而言和而不別之害。非謂夫婦之不可和。特和而能別斯可矣。不然和氣致祥。乖氣致戾。處家之要義也。烏在夫婦之不以和爲貴。

念六夕

瑤池金母

崇正學文

古之教者。家有塾。黨有庠。術有序。國有學。由來盛矣。時至周衰。教化陵夷。學校廢弛。孔聖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刪詩書。定禮樂。作春秋。正綱常之大。立名教之防。以垂訓萬世。後有學者。皆宗其教。莫之能易也。章蔀遞嬗。末裔支流。浸失斯旨。矜考据者。徒逞其淹博。習詞章者。謬炫其才華。實踐躬行。深明聖學者。千百曾不獲一。遞至趙宋。濂洛關閩。真儒並出。昌明正學。紫陽復起。集諸賢之大成。接尼

山之統緒。羣經始有定論。聖學賴以不墜。流及今日。人心已漓。讀書之士。專論文字。舉爲進身之階。祇工章句。借爲釣名之具。仁義道德。懵然不知。綱紀倫常。反躬抱歉。論者乃有漆室之憂。冰霜之懼。舉天下學者。皆謂無當。至有以近世之異學。欲胥寰宇。盡棄其學。而學之以爲快。夫古今相傳之學。大則經天緯地。而有餘。小則明倫察物。而無不足。實與世道人心。相爲維繫。歷之萬世。而無弊。天不變道亦不變。其變而失其本旨。至與道相反者。非聖賢之故。學者之不知所學耳。噫。未俗日漓。斯文

將絕。狂瀾已倒。誰其挽之。安得聖賢復生。羽翼羣經。于城斯道。庶孔聖之學。再見今日。天下皆知所折衷。而異學不至爭鳴於世。是吾之厚望也夫。

赤松曰。正學陵夷。於今爲烈。作中流之砥柱。迴旣倒之狂瀾。舍斯文誰屬。

呂仙曰。儒釋道三教。統匯一源。正字括之已。聖母此文。義正詞嚴。與經傳並傳不朽。

金母曰。章明聖學。排斥異端。此文本意也。世人知所趨向。得所指歸否。

赤松大仙

恤婢僕文

先正格言曰。刻薄成家。理無久享。至哉斯言也。上天以仁愛爲心。其於物也。日以暄之。雨以潤之物。乃滋生。其於人也。粟以食之。帛以衣之。人乃飽煖。若是乎天之仁愛爲甚厚也。獨奈何不體上天仁愛之心。而竟鄰於刻薄。天道好還。其無久享必矣。顧吾謂刻薄之家。其居心處世。無所不用其刻薄。而要其端。必由於婢僕。婢僕之勢。處於卑。稍刻薄之。彼雖含怒。亦不敢言。惟有忍受其刻薄耳。久之。由婢僕而家長。而同類。一飲食之細。一言語之微。

亦皆以待婢僕之刻薄而施之。此心愈不可問。而欲其家之久享得乎。然則刻薄固不可爲。不爲刻薄。當自婢僕始。蓋婢僕猶恤。其他可知。婢僕猶是人耳。此身不幸。至爲婢僕。其苦況已不堪言。恤之正以憐其苦況。非大過處。勿用鞭撲之責。勿加怒罵之言。衣食必足。無使饑寒。操作必節。無過勞苦。此恤婢僕之大畧也。然必問其心地。慈祥與否。心地慈祥者。事事必慈祥。不止此數端。心地不慈祥者。並此數端亦不能之。慈祥與刻薄相反。理以對觀而自明。刻薄不久享。慈祥之能久享。斷可知矣。

念七夕

張旭顛仙

老仙鎮日醉千觴。半爲詩狂半酒狂。是是非非渾
不管。至今猶自號顛張。

呂仙曰。方今天下貧困極矣。推原其故。皆由於奢靡成
習。上下一轍。全不知節。以至於此。其上者縱情極
慾。酣嬉相安。其下者爭相效尤。各求其勝。一飲食
之費。動去數月之粟。一吉凶之事。輒費百金之產。
如此奢侈。天下貧困所由至也。請
大仙垂文以警世。散亦賦一詩以警之。

無端錮病起沉疴。甘蹈奢淫果爲何。品行一生都
斷喪。精神半世暗消磨。戀他勢利心常熱。洗盡鉛
華樂更多。誰是持躬勤且儉。不隨流俗不揚波。

張顛仙曰。大仙一詩。已足警世。顛仙素性疏懶。世上
是非事。一例不管。無強顛仙以所難。

赤松曰。大仙天懷放達。請發悲憫心。垂文警世。散人
先覩以爲快。

張顛仙曰。試爲之。勿笑我拙。

戒奢守儉文

書曰。無卽慝淫。又曰。克儉于家。孔聖曰。與其奢也。

宜儉。自古聖人無不以奢爲戒。以儉爲守。蓋奢則淫。淫則顛覆隕越。隨於其後。其消息至微。其推極至大。乃今之世。爭趨奢靡。競尙浮華。一二人倡之。千萬人和之。鬪麗誇多。彼此求勝。甚有以侏儒下走之所爲。士夫亦翕然相從。恬不知恥。不知天地生財。只有此數。過用則竭。省節則裕。其上者縱欲敗度。朘民之脂。剝民之膏。以供己欲。其下者百計營求。廉恥道喪。以博財富。陰受其私。舉國若狂。吁可痛也。吾垂文警世。上不必計。姑就其下言之。嘗見有中人之家。飲食服御。應酬徵逐。恆與富貴相

埒。曾不數載。散蕩殆盡。或及身而甘墮邪途。或子孫而流爲餓殍。何可勝慨。至於豪富之子。驕奢淫佚。尤有出意料之外。書不勝書。孝經曰。滿而不溢。所以長守富。今之富者。不溢有幾。欲其長守得乎。不富則貧。貧則饑寒交至。此一溢念所召也。窮窶輩又何論焉。富者奢猶不可。窮窶斷可知矣。又況近今各處水旱偏災。至有易子而食。析骸而爨。傷心慘目。鄭俠流民圖所不忍言者。同居覆幬之中。宜如何反己自省。深自貶損。以體天心。其有力者。更宜節彼浮費。移其資以濟饑民。則消災以造福。

者豈有涯限。乃不此之務。惟是縱情肆志。徒逞一己之欲。以爲快。天道惡盈而好謙。古訓具在。盈滿則爲災。必矣。可不懼哉。吾是以書戒奢守儉文以警世。

赤松曰。儉爲美德。今世浮薄之子。反毀爲鄙。其居心行事。於此可知。太上曰。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嗇者儉之謂。不儉則奢。奢則淫。淫則廉恥盡喪。不知所極。夫所謂儉。卽節省糜費。深自歛抑。反之於己。非吝於人。若吝於人。便爲刻薄。洵可鄙也。不然。國奢則示之以儉。古聖人以儉爲天下倡。夫豈無故。猥以

鄙毀之。是終其身陷於奢淫而不知返也。可勝痛哉。今得大仙垂文警世。言之沉痛。復示以移資賑濟。是戒人以奢。勸人以儉。而杜人以吝之微意也。

呂仙曰。大仙之文。極言奢之害。令人惶悚。深言儉之益。令人猛省。可謂法戒兼盡。復得大仙詳說。分言儉吝之義。剖晰無遺。尤爲周浹。

張顛仙曰。得大仙補此一說。此文庶無遺義。

赤松大仙

教子弟文

蒙以養正。聖功也。子弟當年少之時。作聖易。作狂亦易。爲父兄者。當有以教之。導以聖賢之路。遏以狂悖之行。久之。其性自厚。其品自純。去聖賢不遠。今之父兄。未嘗不教子弟讀書。不過借以爲釣名之階。弋利之具。而以聖賢勵子弟者。實無其人。嗚呼。何舍其本而末是圖。吾卽以今之父兄所冀望子弟者而推言之。彼以爲讀書不過爲功名起見。宰相須用讀書人。讀書安知不可以得功名。然必植其根柢。儲其抱負。處不愧端人。出乃可爲名相。否則僥倖獲名。大則蠹國病民。小則損身辱親。名

之何有。祇增羞耳。商賈必貴於識字。不讀書胡以識字。教子弟讀書。以爲謀利者。亦其一。然品行不端。操守不固。舉止有乖。嗜好有溺。雖識字何補。無論其不得利。卽得之亦及身散盡。豈顧父母者。更或習染太甚。遠適異域。不知有父兄。利獲與否。所不必計。如此狂悖。雖曰子弟。不如無之。是欲其求利。而不以聖賢之學。早示其型。其害有若是甚者。然則教子弟。無論其爲名爲利。要而論之。必當以聖賢爲勗。孔聖曰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眾。而親仁。是教之本也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是

教之末也。教子弟者學文爲始。是先末而後本也。豈養正之功也哉。

念八夕

劉皇叔備

關義弟雲長

乾坤挺立掃羣雄。帝業都歸掌握中。魚水投歡君相共。鴿原赴難弟兄同。東吳有恨曹奸附。西蜀偏安漢祚隆。鼎足三分長已矣。愧無奇畧挽天窮。雄師一旅鎮荊州。帷幄無人自運籌。可恨東吳奸譎計。至今堰水漲城頭。

辜負皇兄寄托心。孤城一失大星沉。此身已死長留恨。不斷忠魂戀至今。

劉曰。天命已改。非人力所能爭。義弟又何恨焉。雖然。耿耿此心。亦可告無罪於天下後世。

關曰。吾之抱恨終不已也。此心雖可以告無罪。反之於己。長有歉。

赤松曰。聖帝忠耿之心。亘古不滅。使爲臣者皆如是。天心雖去。國祚已亡。有臣若此。謂之不亡。其國始終存可也。請皇叔書存國祚文。

存國祚文

國祚之存也。存於其君者半。存於其臣者半。國家無事之日。四海晏然。其君端拱深宮。日理萬幾。目不暇給。雖宵旰勞瘁。猶不敢自倦。爲君若斯之難。爲之臣者。啟乃心。沃朕心。夙夜匪懈。以事一人。而又制治未亂。保邦未危。時以此告警其君。君臣一心。都俞吁咈。交相惕厲。國祚萬年可存也。否則僥倖太平。加以粉飾。般樂怠傲。漸侈厥志。又或威福自作。惟其言莫予違。奸臣雜進。賢士盡黜。貪諛悅佞。惟己是從。忠論讜言。惡入於耳。上天示變。置若罔聞。下民患災。諱不敢告。於是在朝諸臣。羣以希

旨承顏爲事。長君之惡。逢君之惡。以冀邀寵。倖奇技淫巧。玩物紛獻。山谷高下。無端響應。草木華實。不應乎候。妖孽間作。詭言符瑞。而封禪之請。又起矣。當是時。非無一二賢臣。抗疏直陳。殊櫻君怒。或擯於野。或戮於朝。舉國無人。莫肯匡救。遂任其政綱紊亂。國運摧殘。天命大改。人心盡去。而不可收拾。吁可痛哉。及夫內變紛起。外患迭乘。中原淪陷。寢廟震驚。斯時其君。或則播遷。或則不祿。至有欲爲子姪。爲奴隸。而亦不得。稽之史冊。趙宋其明徵也。於是在朝諸佞。委身附敵者有之。捲資遠去者

有之。惟是三二忠義之臣。一旅勤王。力圖恢復。豈知大厦已傾。非一木所能支。大局已去。非一人所能挽。鞠躬盡瘁。死而後已。諸葛先生。所以報吾者。此而已矣。吾又不能不痛恨於不肖子。與夫諸奸賊之所爲也。雖然。有臣若此。國祚謂至今存可也。夫國之盛也。必有衰。國之存也。必有亡。此固古今倚伏之理。雖曰人事。豈非天哉。所患者國存卽與存。國亡不與亡。議者並歸咎於祖宗立法之不善。待士之不厚。傳之後世。以爲殷鑒。爲可羞耳。而吾謂君之亡國。其罪在君。臣之亡國。其罪在臣。君臣

之間。罪無可辭。其歸咎於祖宗者。委卸之說也。夫祖宗開國之初。立法未有不善。待士未有不厚。相沿日久。弊因是生。恩由是薄。非祖宗之過也。故曰國祚之存。在君者半。在臣者半。豈虛言哉。

赤松曰。非皇叔不敢有此言。

劉曰。吾蓋痛恨於不肖子。與及黃浩諸奸賊。故書是文。亦以警世。

關曰。可痛恨哉。第恐今人不自哀。而使前人哀之。前人不及哀。而使後人哀。今人復哀前人也。

呂仙曰。聖帝言之。尤足警世。皇叔之文。如是痛憤。

桓侯滿腔忠義。其爲文不知如何悲壯動人。散亟欲一讀。請皇叔邀之到壇。振筆直書。無闕金玉音也。

劉曰。再越一宿。吾約之來。必不負所託。赤松大仙

敬官長文

天生民而立之君。官長者代君以行其治者也。萬幾之繁。六合之大。君不能獨理。乃設司牧而分理之。於是乎有官長。然則敬官長者。卽所以敬君也。奈何縉紳恃勢。倨傲於前。下士騰議。訕謗於後。甚

或一書請託。不辨曲直。寸紙揭貼。匿說是非。種種狂悖。不一而足。其甚者愚昧無知。亦好論列官長臧否得失。以資談柄。形同化外。倡言於眾。謂我躬不受官長羈勒。橫行無忌。卽陷於罪。恃有護符。國法所不可及。藉端生事。妄肆要索。以壓制官長。往往而有。若而人者。官長似莫奈何。然推是心也。逆君犯上。無所不爲。非止一官長已也。天下有道。禮樂征伐。自天子出。庶人不議。今乃匪惟議之。又從而背之。抗之。幾至於攘奪之。此豈可容於有道之世。吾知官長執法。必不能爲此等人宥。妖言亂

政者殺。況近於逆君犯上之所爲哉。此皆平日不知有官長。並不知有君。故喪心病狂。一至於此。若敬官長。時時奉公事上。若縉紳。若下士。尤宜安分守己。不敢有肆。公衙非言私之地。在上無可訕之人。先賢澹臺。所以非公不至。孔聖所以惡居下流而訕上也。愚賤之子。又何論焉。敬之而法有所畏。威有所惕。刑有所懼。恩有所感。官長賢則愛之戴之。官長非賢。亦不敢誹之議之。吾盡吾分而已。此敬官長之大概也。若夫捐資以助餉。團練以衛上。急公慕義。是由敬官長所推而敬君。以行其忠義之行者也。吾爲之鄭重其人。不置。

念九夕

大慈悲菩薩

鸞臺駐駕繞祥光。善氣薰騰達上蒼。露滴楊枝羣被澤。風和蓮瓣自聞香。只憑法力消千劫。大發慈悲壽八荒。指引眾生登極樂。渡他苦海一浮航。

戒溺女文

天之生人也。賦之以其形。畀之以其性。無有男女之別。得天之陽道爲男。得天之陰道爲女。天道不能。有陽而無陰。人體天道而生。亦不能有男而無

女。天有陽無陰。則天道絕。人有男無女。則人類亡。此至理也。然說以理。彼或不知。動以情。彼亦不忍。曷言之。夫猶是所生。無論其爲男爲女。孰非感天地之精氣。受父母之遺體。母胎十月。備歷劬勞。男如是。女亦如是。非男獨優。而女獨絀。非男處逸。而女處勞。而何以男則鞠之育之。呵護而愛惜之。稍有病痛。又爲之延醫調理。禱神護祐。惟恐其不愈。間或病不可藥。則哀痛哭泣。幾喪厥明。其情之至重而至切。孰有過此。無他。重所生也。重所生之爲男也。獨至於女。豈非所生。但非男耳。以爲非男。而

不知呵護愛惜。已非人情。況重以不鞠育乎。旣不鞠育。又從而溺之。此其所爲。實出情理之外。忍心害理。亂性失情。莫此爲甚。若而人者。上之傷天地之和。下之啟風俗之壞。吾見各處溺女。相習成風。全不知返。其始不過一二人作之俑。浸假而閭里效之。鄉邑趨之。都會之地。亦翕然從之。今雖大力善長。倡立育嬰堂。所在多有。不無彌補其害於萬一。然法一立。亦弊一生。旣有育嬰堂。雖不至溺女。而其害視溺爲更慘。大抵送女入堂。其人早已忍。愬旣入堂之後。卽置此女於不問。有任他人冒領。

彼不較也。夫領之返家。以撫以養。螟蛉有子。蜾蠃負之。固所甚幸。卽或爲婢爲媵。不至有他。猶可說也。然若此者。殆鮮。大都野心狼子。領之居多。彼不過育之長立。以爲搖錢樹計。凌辱之狀。殆不堪言。爲之父母者。獨何忍以己所生。致受其凌辱。若是。是辱女卽辱己。誰不自知之。清夜以思。能無悚然。使知之。猶可以贖。不自知之。是終墮所生之女於火坑之中。無復有脫身之一日。此送女入堂之弊。其害所以更慘於溺。傷風敗俗。此其最著也。夫男與女同天之所授。授之以女。則溺之。天亦何必復

授以男。天本好生之德。以生男女。人不體天好生之德。而溺女。雖欲生男。天必曰。此忍人。非好生者。不可以生之。又況報應之理。如影隨形。爾溺女。天亦溺爾男。所謂自作孽。不可逭。決無或爽。絕嗣之報。必矣。絕嗣者。陽世之報。至於陰律。森嚴。必無寬恕。或墮酆都。永不輪迴。或轉畜類。歷受屠宰。此非虛誕之論。地獄之設。正爲斯人。昔白起好殺。轉數代。而猶爲牛。秦檜逞奸。歷萬載。而尙墮獄。夫豈無稽。以溺女之人。良心盡喪。人性已亡。與禽獸何別。冥律之罰。亦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事所必

西世要言 卷二
至理有固然。無足怪也。吾今不惜苦口告誡。極言其害。猶未卽女之可重者而詳言之也。生男勿喜。女勿悲。昔人曾有說。吾爲引申之。而極言夫女之可重。夫二女觀型。同在九男之列。后妃內助。亦儕十亂之班。稽之上古。景仰不遑。至若陶侃之母。班固之妹。武穆之女。梁鴻之妻。蘄王之妾。石崇之婢。或以賢淑稱。或以節義著。自古及今。指不勝屈。此不過畧舉一二。以示之的。若生男有辱祖宗。有玷父母。其大者。如不才子。窮奇混沌。饕餮。梟。謂之四凶。與夫篡位之曹奸。賣國之秦賊。千百世後。猶

唾罵不已。如此等輩。難更僕數。其辱祖宗。玷父母。孰甚於是。信乎男亦未必其可重也。若夫好貨財。私妻子。不顧父母之養。好勇鬪狠。以危父母。觀之今日。居此者多。至於服事奉養。所得於女者。良非鮮淺。以此較彼。男可重乎。女可重乎。此又不必計其害。但論其孰重。女之宜育而不可溺。有如此者。必也善拊蓄之。勤顧復之。俟至成立。慎擇賢壻。爲之有家。父母之道盡焉耳。吾心憫夫女。又重憤夫溺女者。故特書是文。

赤松曰警世之文。無有如是之發揮盡致者。 大慈悲

特垂憫心。不惜苦口告誡。世有此弊者。可悚然知返矣。無此弊者。亦可諄然知勸矣。

呂仙曰。大慈悲救世苦心。勸世苦口。於此可見。一滴露灑遍萬家春。

大慈悲曰。吾最憫此。又最憤此。憫其女也。憤溺女者也。故重言以警之。

赤松大仙

懷刑法文

孔聖曰。君子懷刑。夫惟君子知刑之可畏。故終其身不至蹈於刑。若小人則作奸犯科。無所不至。及

陷於罪。大則身首異處。小則囹圄羈押。此大可哀之事。無他。其平日不知有刑。不知有法在也。如其知之。則非法之言。不敢言也。非法之行。不敢行也。時時以刑爲懷。無一言之放縱。一行之侈肆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尙何有刑之及其身。卽或衰世亂刑。無端卒及。君子猶深諒之。曰非其罪也。至若小人不守王章。不懷國憲。或好爭訟。或尙械鬪。或逞姦淫。或爲盜賊。或事擄掠。或謀竊發。初亦不過一時失足。愈趨愈下。其流有不可終極。一旦事敗伏法。追悔無及。反不若懷之於始。不至罹

於法網極受其刑之慘也。夫殺以止殺。辟以止辟。古聖王設爲是刑。原所以警小人。而欲共勉爲君子。懷之則爲君子。蹈之則爲小人。爲君子者刑可免。賞且隨之。爲小人者。旣蹈於刑。身不可保。嗚呼。人何不樂爲君子。而竟甘爲小人也。

醒世要言初集卷三

三十夕

漢車騎將軍張益德

桃園共起挽炎劉。不滅孫曹死不休。長坂橫矛寒敵膽。江州血劍墮奸謀。乾坤獨挺英雄盡。日月孤懸節義留。剛烈性情忠耿志。至今懍懍貫千秋。

赤松曰。桓侯到壇。必有忠烈之語。以警世。

呂仙曰。方今國步艱難。時事孔亟。桓侯忠烈懍懍。請發爲文。以挽之。

張益德曰。書固人心文。